

# 性理大全

讀書法 史學 字學 科舉  
論詩文 卷五之三五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學上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者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苦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一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理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二

人用心處自家臨時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有甚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

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關雜  
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  
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  
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  
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  
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  
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  
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  
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  
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

杜理大全

卷五十三

三

三百字

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  
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  
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胃  
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  
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謂况又義理  
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  
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  
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  
全然把一己私意去有聖賢之言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峴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堂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  
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  
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  
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  
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  
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  
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  
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  
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  
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  
性理大全 卷五三 五 三十一  
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  
之益精曾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  
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  
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寬寬  
閒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  
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  
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  
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  
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  
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

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  
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  
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  
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  
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  
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  
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  
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  
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  
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六

三十一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  
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  
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  
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  
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  
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  
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及來就  
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  
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  
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

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燥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七

三頁十

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



道理四傳入  
前  
統要自在共

情入守虛相  
似  
自家入自家  
更與  
讀熟思精  
心  
心  
心

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  
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着  
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  
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  
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  
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  
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  
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  
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  
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八

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  
終是躡蹠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  
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  
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  
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  
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  
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  
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

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  
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  
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  
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  
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  
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  
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  
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  
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  
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九

○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  
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  
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  
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會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  
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  
月依舊似不會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  
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  
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會說這許多言語  
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  
曾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

書是自家義  
作一片

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  
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  
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  
自家哀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  
都歷歷落落在我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  
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  
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  
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  
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燦燦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一

三百七

身事業在

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  
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  
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  
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  
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儘無去處一齊棄了  
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  
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  
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

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  
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  
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愚人不予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  
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  
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  
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  
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  
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  
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上 三百八

日轉心運

是之未可便

道是

讀書自須反覆

尋味

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  
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  
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  
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  
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  
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  
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  
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  
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

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

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為學讀書

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

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

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

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

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

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

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

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三 言十

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

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事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

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

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

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

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

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

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

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

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

明且又見得

一重

去骨見髓

學言一重又

一重

須深沈方有

得

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

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

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

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

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

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

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

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

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三

三十八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

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

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

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

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

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

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

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

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

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

只心便是聖  
入心心

體察書處用  
得

四各不補手

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  
莫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  
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  
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  
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  
為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  
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  
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  
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  
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

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四

二

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  
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讀到不  
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  
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  
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  
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  
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  
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  
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  
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五

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懶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一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湏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六

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觀書湏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

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  
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紬繹前  
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  
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  
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  
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仔細看積累去則一  
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  
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  
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  
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  
會字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  
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

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焦

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

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

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

曉解湏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

湏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

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

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令人

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八

三百五

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湏是於無味處當致

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

進二字最下得好湏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

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

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湏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

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湏見得有曉不得處方

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

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

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

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

請讀以來新

聖人七通

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

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

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

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

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

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

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

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十九

三百八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

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

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是語云執

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

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

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

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

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以誦說只是據自家

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二十

三頁十

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誦通誦得熟方能通曉

此說雖  
之法

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  
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  
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  
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  
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  
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  
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  
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曾次放開  
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

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  
且放置閑事不要關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  
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  
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  
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  
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  
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  
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  
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  
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讀書閒暇且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三

三十三

三十八

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

心曾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肯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甚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數盡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  
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  
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  
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  
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  
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  
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

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  
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  
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會做  
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  
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便  
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  
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  
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  
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

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  
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着  
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

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

書要當如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

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二

三五

四〇十

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

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  
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  
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  
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是以道嘗欲得公穀傳  
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  
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  
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  
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  
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已  
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  
簡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讀書而報其美里  
長自非貪爵位夫善與事卷不斷蘇量其時  
取不祖以監書皆簡○讀書則長知事○知事自  
盡沈無之對對大本或對寫皆令人戲寫也自爛  
熾書皆准却書雖自撰書足以並卷燈對公嫌對  
由長潛皆持然對對稍受學或東延外卷乃由表  
蓋古人無本制非首尾熟背對對至欲精而法  
我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性理大全

卷十四

一

111111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

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  
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  
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  
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  
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  
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  
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  
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  
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

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  
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  
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  
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  
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  
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  
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  
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

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

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孰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

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

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䟽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



三卷學者所  
當守

猛將酷吏  
猛將用兵  
酷吏治獄

順風張帆  
日千里

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  
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  
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

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  
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  
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  
决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  
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當  
如高艤大艫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

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此看○問

性理大全

卷五下

六

三百十

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說看

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

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

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

未定猶沒柰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

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

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

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

字着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

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怕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七

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踈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

片以主  
數片

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  
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  
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  
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  
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  
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  
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  
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  
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  
最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八

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  
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看文字  
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

文字須大段  
楷來者

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  
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  
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  
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  
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  
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  
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

行毛陸嚴  
行嚴

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詰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

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圓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峴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鬧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

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爭○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將註脚看方有意

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

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

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

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

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替地快活若有疑處須

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

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

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

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

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

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孰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揣摩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

大段熟方可看

性理大全

卷之五十四

十一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徃徃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

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十一

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

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  
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歎  
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  
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  
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于刑戮  
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  
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  
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

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十三

三五五

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習  
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  
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  
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  
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  
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  
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

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六經之言在

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十四

三〇八三

如春秋是其所是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予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  
一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  
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  
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  
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  
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  
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  
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  
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十五 三五六

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  
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  
一 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  
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  
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  
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  
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  
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

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

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

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

裏面有一點私意不得

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

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留

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十六

三〇七七

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

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

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

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

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

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

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

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

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

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

三代以上書皆是天理

人得破皆是

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七

一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

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

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

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黥暗以自欺也今之談

經者徃徃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

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

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

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

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  
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  
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  
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  
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  
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  
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  
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  
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待讀此四書精透然  
後去讀他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

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  
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  
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  
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  
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  
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  
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  
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  
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

天地人物六

十六根

萬化皆從

出

道理皆從自

己胸襟流出

開眼便見四  
箇字

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

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

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襟流出不

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

曾開闔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

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

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二十三十一

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

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

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

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

之謂性底全體令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

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

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

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

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

方能玩味及復向上有透處着不如此只是虛設

議論如舉業一絲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  
曰尹說固好然猶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  
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  
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嘗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  
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  
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  
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  
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  
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  
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  
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  
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  
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  
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



遠得

以下論解經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

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

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

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

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

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

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

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

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

附理大全

卷五十七

一十一

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

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

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

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

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

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

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

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

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

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

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

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旣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  
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  
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  
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  
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  
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  
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  
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

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

理大全

卷五十四

十四

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

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

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

無有矣讀書旣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

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

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

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

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

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也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文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峽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二十五

三十八

去看史曾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

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

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

後又作班固通鑑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

能推矣綱目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

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

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

分之二耳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

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綱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

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件事逐

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踪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

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

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

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

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在讀通鑑

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

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二十六

三百八十三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

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不言蘇丞相頌

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合曾記芝曰亦

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

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淡洽芝曰

正緣是不淡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

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

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起沛公處義帝

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

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踴看過心下似有

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庄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二十七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

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  
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  
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  
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  
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  
皆當孰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  
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二十一

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  
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宵次曉然可  
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  
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  
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  
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  
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  
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

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使  
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  
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  
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  
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  
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  
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  
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  
也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性理大全

卷五十四

五

乙七十一

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  
大體然對香其略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  
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  
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  
史史總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  
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  
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  
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使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三〇四

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

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

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

問班固嘗議遷之夫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

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

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

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

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

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

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  
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  
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  
奔魯小白入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  
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  
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  
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  
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世理 入今

卷五十五

二

三六四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旣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  
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  
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二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  
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  
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  
以垂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  
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  
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

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

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

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

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于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

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

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

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

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

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旣死爲厲國人大懼

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

氏特恕杜

辨何棟有選

杜張一等人

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三

三百七十五

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

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

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

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

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

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

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

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

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

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踈

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

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

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

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

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司馬

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于長不敢承領爾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說蒙高祖紀記迎

新唐書不  
兩漢文章  
其病正在此  
兩句

新舊唐史  
易優劣

史記紀年  
太信

世文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四 三十七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纁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五

三百十

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

史乘不取

問班固載文

帝建儲詔何

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

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

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

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

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

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

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第則可言

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

漢紀有學春秋之義其叙傳云爲春秋考紀又曰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六

三八十

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

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

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

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

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

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

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

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

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

前凡明治蜀

不立史官

理下業之

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

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

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

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

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

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

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

不侔猶砥砮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

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

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

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

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

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

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

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

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

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

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

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

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

四世祖而伐之豈不其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

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



非春  
秋存  
陳之  
意

陸

理大方

卷五十五

九

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或問溫公舊例年號

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旣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

聖人  
以仁  
智

聰察強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與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疆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疆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十

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土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

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  
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  
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

祖殺四人甚異

事見  
效異

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

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  
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  
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  
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  
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  
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十一

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見管見後唐莊宗  
六月甲午條下

○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

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

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

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

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

一表其言如蒼龜一一皆驗宋荅公歷年通譜與

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

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

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  
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  
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  
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  
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  
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  
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  
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

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  
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  
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  
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  
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所許由冢則又明其  
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  
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  
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毋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  
爾不必深辨譬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  
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  
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  
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  
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  
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  
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  
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  
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  
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  
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  
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  
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  
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  
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  
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  
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

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  
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  
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  
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  
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  
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  
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  
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  
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  
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

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  
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  
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  
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  
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  
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  
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

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  
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  
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  
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  
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  
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  
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  
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  
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

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  
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  
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  
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  
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  
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  
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  
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  
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  
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俎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十七

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

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  
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  
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  
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  
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  
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  
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  
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  
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

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  
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  
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  
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喪失節之流而初亦  
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  
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  
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  
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  
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  
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敎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  
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乃父子篡其職軼  
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  
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  
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  
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旣漢武時人必能諱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  
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  
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  
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二十一

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天子春秋於定哀也  
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旣自不同  
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  
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  
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  
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  
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  
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  
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

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  
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  
代作然皆自古物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  
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議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  
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  
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  
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  
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性理大全 卷之五十五 三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  
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  
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  
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簡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  
埋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  
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  
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  
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

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然有好者字畫適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俗開時此等專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守舊也或謂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求字體具八

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

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聲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

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

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

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

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漿虔外別出扁涓

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

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

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

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

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

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

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

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

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易煥是固不可以罪掩

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

年塵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二十三

三百廿

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  
 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壹  
 惟刀筆更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  
 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  
 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  
 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  
 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  
 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  
 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干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  
 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三四 三百六十五

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  
 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  
 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  
 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  
 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  
 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  
 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  
 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



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

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勤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

止○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二十五 三百九十四

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貪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僥求榮

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  
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無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  
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  
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  
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  
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  
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  
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  
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  
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  
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  
教人只是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  
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  
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  
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  
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  
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  
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

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  
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  
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  
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  
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  
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  
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  
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即便使

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  
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  
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  
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  
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  
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  
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  
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  
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  
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

自是次累科  
舉

孔子不免應  
舉

見酒自惡

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謂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二十八

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旣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

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

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

合程度而萌佻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

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

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

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

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

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

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理大全卷之五十五

謂然仁義道  
德之言

應舉求合

是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三三六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  
 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  
 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  
 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  
 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  
 淳和溫公諸人襍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  
 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嘗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子心砂心

不登此謂謂

梧桐月

此詩形容得  
浩然之氣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君子德  
求其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二

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衣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錄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三

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

便有帝王氣

詩即有力

古今本



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

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

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

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

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

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四

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

佳○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

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

人看場耳聞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信筆胡說

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

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

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

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

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  
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間比陶如何曰陶却是  
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  
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  
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  
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  
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  
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  
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  
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  
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  
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  
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  
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  
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  
壘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

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  
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  
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  
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  
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  
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  
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  
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  
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官亦止○偶誦寒山數

悟理大全

卷五十六

六

詩人未易到

此

石曼卿極

好處

石師有德

持雨大

曼卿胸次高  
受卿甘者水

以此

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  
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  
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  
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  
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  
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  
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胃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  
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  
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

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  
 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  
 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  
 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  
 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  
 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摯  
 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  
 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  
 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七

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  
 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合時婦  
 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  
 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  
 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  
 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  
 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  
 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

無一箇人做得成詩地。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開不虛靜之處。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好。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開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着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

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今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  
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  
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  
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  
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  
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故事使難  
字便云好○**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  
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性理大方

卷五十六

九

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  
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  
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  
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  
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  
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  
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  
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

興

南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

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神招，愔愔之語，凜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甲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玉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孀，留侯等作足，以詩千古是非。

杜王  
足以  
訂于  
古是  
非

性理大方

卷五十六

十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功

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  
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 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滂  
翁於蘇迴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  
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  
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儻之爲尚而極詆涪  
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  
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  
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  
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  
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勤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  
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  
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  
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  
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  
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  
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十一

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

一作

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

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

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

一作

攄發習

中所蘊自成文耳

一作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

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  
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攻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旣庶旣富然  
後以飽食暖衣而不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  
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作琴操有曰曰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  
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怕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  
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  
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  
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  
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因時損益之  
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  
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  
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  
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  
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  
書坑術士六藝殘闕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  
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  
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  
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然賈誼明申韓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  
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  
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一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直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十五

三百字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十一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  
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及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  
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  
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  
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袞雜○楚些沈存中以  
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  
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

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

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着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及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

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一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臣衡書

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談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

填得他腔子

一作腔子滿

如何得似他自在况出左太

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

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

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

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摠之

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

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

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

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

雜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一九

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

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

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

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

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

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

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

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

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

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



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

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

云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

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

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

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  
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

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

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

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

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

性理大全卷五十六二十

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

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

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

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

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

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

晚年只恁地闌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

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

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

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

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今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置正是木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郭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

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論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若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

性理大全

卷辛六

二五

三

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  
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  
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刻刷有  
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  
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求州力也○柳學  
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  
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  
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  
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  
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  
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  
制因其有功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  
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  
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  
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  
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  
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  
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社宰相書用善  
善者我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  
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  
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  
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  
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  
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  
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  
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  
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

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  
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  
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  
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  
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  
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  
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  
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  
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  
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與有則方是文

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語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

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

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字

○嘗以伊川

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  
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  
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  
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  
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  
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  
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瞻不爲  
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  
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

龍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  
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  
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  
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  
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  
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  
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  
比黃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  
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

古爲身累肉食何入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  
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  
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  
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  
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旣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  
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却去故也○歐公爲蔣穎叔  
輩所誣旣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  
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  
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  
葉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

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  
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  
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  
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  
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  
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  
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  
到中原見歐公諸人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  
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  
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

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  
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  
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  
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  
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  
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  
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  
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  
豐一見愛之因留欸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

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五十七

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  
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  
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  
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充完  
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  
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  
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  
老蘇文議論不適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  
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

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  
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  
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  
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  
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  
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  
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  
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  
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  
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

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  
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  
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  
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  
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  
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  
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

列卷六

次知不得辭  
其甚矣

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由商  
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  
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  
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  
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  
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  
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  
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  
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

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  
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  
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  
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  
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  
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朱  
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  
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  
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  
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馮選相如  
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  
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但聖伏之歎至於其徒  
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  
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  
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  
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  
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  
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  
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

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  
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  
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  
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  
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  
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  
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  
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  
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焉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之人少聞破物慾

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

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  
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廣西不  
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  
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  
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  
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  
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  
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  
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  
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

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  
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  
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  
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  
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  
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  
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  
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

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一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

陸理大方

卷五十六

三十三

一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闢葺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  
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  
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  
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  
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  
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  
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  
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  
東坡文字較明曰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  
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

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  
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  
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  
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  
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  
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  
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  
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  
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

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

性理大方

卷五十六

三五

多淳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體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魯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魯喜模倣人文字擬峴堂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處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謬命中亦無愧○南豐



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

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

氣脉渾厚○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

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入等句南豐不說子

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今後山一年

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

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

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云

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

性理大方

卷五十六

三十一

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

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

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

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

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今分曉今人

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

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

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

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

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

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

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飾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

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  
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  
竟是自己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鶴突說在  
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  
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  
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  
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  
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

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  
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

性理大全 卷五二

二六

五

道理看著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  
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是本樣人然皆  
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  
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  
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  
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  
會底事全不理  
會直是可憐○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

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  
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  
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  
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鑿華采之文務悅人  
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  
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

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又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句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三十九

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作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着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璧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  
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

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

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

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

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  
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

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  
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

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

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  
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

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鬪較○作文  
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  
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傳安道說爲文字之

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  
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

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

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

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

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

此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旣不得正理又在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着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亦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脊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木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

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三

三七四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

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

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

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

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

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

但說明德新民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

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文士與優意

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  
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  
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  
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  
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  
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  
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  
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名為律身自為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四品 四十六

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  
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  
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  
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  
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  
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  
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  
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  
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  
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

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詩  
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  
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  
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  
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  
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